

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大法又把更高层次的法显现与我，我再找、再去、再接着修……我就是这样在大法中拾阶而上的！我觉的千万要重视学法，学法真的很重要！

我发现自己身边至今仍有不少被各种矛盾缠身、或被各种病痛假相折磨而不能自拔的同修，我非常理解你们，因为我曾走过同样的路！真心希望各位同修，不管多苦、多难、多无奈，一定要重视学法！重视学法！

感恩师尊的救度！

注：

- [1]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精進正悟〉
- [2]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是圆容的〉
- [3]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三》〈谁是谁非〉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会特刊  
(四)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廿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att.co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法会特刊（四） ..... 2

从人中走出来 魔难中更信师信法 ..... 2

师尊呵护我在大法中成长 ..... 4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 ..... 12

全家人修大法 走在神的路上 ..... 21

把“法轮大法好”传给世人 ..... 35

重视学法修心 解开怨缘 ..... 40

# 法会特刊（四）

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从人中走出来 魔难中更信师信法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下面交流的是一段信师信法、走出非法关押的经历。

我曾被国保恶警绑架，他们在明慧网上把关于我的文章报道都搜索到，其中一篇很详细的揭露了几年前对我非法劳教的迫害，还有照片，记的当时写文章时心态很纯净，真心希望警察们不再跟着邪党犯罪。他们把这文章读了一遍，沉默了。

后来他们到另一房间和一起被绑架的同修说：“那个咱们没办法，人家受冤屈了得让人找地方说理（指上明慧网曝光）。”国保恶警再也没在我面前露面，找了两个下属分局的警察看着我，告诉我：“注意点，她爱曝光。”我告诉这两个警察法轮功真相、迫害法轮功违法，他们默默的听，其中一个警察表现出很接受的样子。最后我问他迫害我们的国保头子叫什么名，他在同事警察离开后告诉了我，还骂了那个恶警头子一句，并表示他记住“大法好”了，还说：“我没迫害你吧？”

我被非法劳教，因为不吃那里的饭，被恶警灌食时怕心出来了，马上背师父《洪吟二》中的〈怕啥〉，不到十遍就不怕了。有一次，一位同修甲说她前前后后已经在这里被迫害了五年。我心想：是啊，我也被迫害了两个月，怎么还没出去呢？马上警醒：这想法是什么意思呢？好象有点失望、失去信心似的，这不是对师父不信吗？清除这思想，马上背法：“觉悟者出世为尊 精修者心笃圆满 巨难之中要坚定 精進之意不可转”[1]。不

其二，自觉维护大法，主动给大法书改字。

在第一次给《转法轮》改字时，我和老伴儿已按《转法轮》的改字原则，把七二零以前的其他大法书，都统统改了一遍。后来因时间紧，就没有再做，所以一些应改掉的字，还在这些书中留存着。

去年十月底，我和老伴儿学《北美巡回讲法》，在五十四页看到一段师父有关改字的答疑，笔录如下：

“弟子：大法的书，有改过的以哪个为准？”

师：当发现有错字时，改是必要的。有师在，法乱不了。中文就以台湾近期发行的为准。”

我和老伴儿悟到：把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字从大法书中剔除，这是弟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按师父的要求，主动去做。所以，我们决定把七二零以前所有的大法书，全部按要求改字。以网上的新版本为准，一位同修读，我和老伴儿做记录；记录下应改掉的字，及其所在的页数、段落、行数，并标清楚要换上的字。我们边学、边校对、边补漏，前后共三遍，才确保无误。然后再把所需的新字交由资料点的同修打印，最后把这些字剪好贴好。在不影响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我和老伴儿终于完成了大法书的改字。

整个过程很辛苦：前后三遍的校对，极费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我白天实在做不完，就接着干通宵。在这夜深人静之时，看着这些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大法书，那难忘的洪法、十三年的反迫害、保存这些大法书的艰难，往往会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萦怀难忘！神圣庄严的心境，驱散着我的求安逸心、急躁心、做事心。心灵在净化，认识在升华。

其三，重视学法。

我修炼中的最大体会就是：是大法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执著、是大法让我懂得了如何向内找、是大法帮我有效的去掉了它们；

炼内涵！

法中的这一升华，使自己在修炼路上，又迈上一个崭新阶梯。在这一层的修炼中，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有一个难忘的小故事；每个故事，就是自己修炼路上的一个脚印；它们连起来，就是自己这一阶段所走过的修炼历程，那里面真实的记载着一切。

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的悟性上来了，老伴也立马约束自己，不再说“我觉的”，即使偶尔脱口，我俩也是一笑了之。他的学法状态，前后判若俩人；尤其读书，更是认真：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绝非昔日能比！坚持正念，清除怕心，主动出去发材料、对面讲真相，……尽力做着三件事。我俩互相提醒、互相鼓励、互相宽容，大法化解了我们的渊怨——长期的争吵彻底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祥和。大法熔炼着我们、改变着我们，我俩的人心去的很快，陋习改的也很快。（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环境真的变好了！这一切，都是伟大慈悲的师尊在做，我们自己只是有个“想修好”的愿望而已。

## 二、法中走向成熟

其一，成立学法小组。

我和老伴儿在集体学法中，受益匪浅。为了让更多同修在法中提高，在我家先后成立了几个学法小组。考虑她们上班时间不同、家庭情况各异，我尽力合理安排好时日，以减少她们学法时的分心。我又尽力找回昔日的同修，有条件的尽量让她们加入我们的集体学法，暂时有困难的，我也及时送材料并及时在法上与其切磋。在大法的启悟下，我们排除干扰，逾越难关；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昔日同修很快去掉了徘徊，坚定下来。几年来，我们的集体学法，风雨无阻；同修间，遇事向内找，去人心、自觉坚定的维护法。这种在法中提高后的升华，是坚实的；无论时局如何变幻，我们不为所动，抓紧讲真相、救人，按师尊的要求，理智的做好三件事。

知背了多少遍，不信的思想没有了。

晚上做了一个梦：同修甲和我坐在一辆车上，没到站我就要下车，同修甲到站了也不下车。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告诉我差在了哪儿：现实中，同修甲总是想在这里反迫害，我总想要出去证实法，其实“求出去”的心很强，“证实法”排在其次了。这时再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法：“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它就害怕。”

如果没有了“我”如何如何，没有了私，只有“证实法”，那就是一个新的境界。想到这儿一下子很轻松，感到师父真的就在我身边，周围的环境也宽松了，发正念的时候没有了求心和气恨，慈悲除恶。本来劳教所派来两个男警察要对我们暴力迫害，他们两个刚来的那天，恶警灌食时他们按了我的胳膊，我保持证实法的心态发正念，同修和他们讲真相，以后他们在灌食时都躲开了、不参与。一次灌食后女警们走了，其中一个男警察来到我身边，很难过的站了一会，什么也没说，拿出面巾纸把我的脸和头发擦干净走了（脸和头发上都是玉米糊糊）。

几天后，另一个男警察和一帮女警送我去监狱医院检查，需要先到一个地方办理检查手续，他说：“你们去吧，我看着她。”众警察离开后，他对我说：“我看了一个上面来的红头文件，对法轮功的人死了也不放，死了白死。”（后来才知道，他想告诉我两天前一位同修被这里迫害致死了，劳教所封锁消息。）他又说：“从你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好。可是你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呢？你要是能出去，我也为你高兴。”这时外面响起了嘈杂声，他说：“他们来了，什么也别说了，你想想怎么办好。”我心里对他说：邪党文件对我们不好使，一切都在师父掌握中；你同情、帮助大法弟子，也是给自己摆放位置，希望你以后远离迫害，有个美好的未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劳教所的上空闪电雷鸣，我躺在床上（当时虚弱起不来）一闭眼的时候，看到师父单手立掌从天而降（几年后看到的神韵晚会的场面，和此景象一样）。师父确实就在身边呵护着我们。第二天我被释放，没有所谓的“转化”签字、没有“保外就医”、也没给劳教所一分钱。劳教所给开个条子，上面写着：该人不与我们配合，鉴于表现，休假六天，到期归队。从此我回到家中。

后来听当时在劳教所的同修说，那两个男警察都觉醒了，一个退了党不参与迫害了；怕我出危险的那个警察知道我在师父的呵护下回家后，对大法更有信心了，还鼓舞里面坚定修炼的同修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不久他调走了，远离了迫害法轮功的工作。

我的体会是，无论身处怎样的魔难，都要信师信法，师父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就看自己信还是不信。就如师父说的：“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2]。

谢谢师尊！合十。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坚定〉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别哀〉

## 师尊呵护我在大法中成长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修炼十多年来，我虽然走的磕磕绊绊，但师尊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时时沐浴在师尊的洪大慈悲中。下面将自己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向伟大的师尊和同修们做个汇报。

### 一、破除常人观念，师尊呵护我走过难关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邪党又借机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我所在的一个小市区就有近二十名大法弟子遭迫害。他们被绑架到洗脑班进行强制洗脑，邪恶扬言不写“保证书”就劳教。我也险些

去，又滋生出烦躁心、争斗心、妒嫉心……从没想过改变自己；还拿着自己的执著当理说。

“修炼人要放弃常人的一切心、一切理，才能修到高层去，才能跳出与宇宙相反的三界。”[2]师尊的教诲警醒了我，使自己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从明白的那刻起，我在所有的大关小难中，都把自己定位于“错的是我”[3]这一基点上；牢记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万事皆有因缘，从一念、一言、一行上，认真找自己，彻底去人心。这不但是修自己，也是在维护修炼、维护大法，因为自己是大法中的一粒子！

其三，修炼人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从法中我体会到，要“尊重他人”。人是神造的；每个人的生命成份都是神给特定的、是不同于他人的；所以，每个人的脾气、秉性、特性、元神也各不相同。宇宙因此而繁荣，这是天地的造化。尽管生命的特点不同，但都是神赋予的；所以，神对每个生命都是慈悲的，都是非常珍惜的。我们的师尊更是如此。因此，轻视他人、妄想改变他人，这是不对的，也是人根本办不到的。要想修炼，就归正自己，善待他人，慈悲他人。自己不仅对老伴要如此，对其他入也要如此！对一切生命都要如此！法理上的提高，让我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

过去，自己对亲朋好友也肯帮助，经济上也肯付出，他（她）们对我也很好，大部份人明白真相后，也都做了三退；尤其是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对大法都很认同。但自己的心底深处，却隐藏着一颗别人不易觉察的“轻视他人”心。这种以学历高而自傲形成的执著，在神佛的慈悲面前，是何等的齷齪。

我一直生活俭朴，不随意浪费或毁坏东西，但这也只是做人的美德；如今站在“珍惜生命”的角度回首反观，前后对比，那真是迥异不同的两重天。再回想师尊对人、对动物、对植物、以至对一颗饭粒的珍惜，我感悟到“珍惜生命”中的博大精深的修

是“这辈子不管那辈子事”、想欠债不还吗？他主元神可明白着哪，他能没气儿吗，能给我好脸色看吗？

做常人时，为此争斗、怨恨、不平，把自己身体搞的一团糟；修炼了，还如同常人，这是我在和宇宙的正法理拗劲。大法开启了我的悟性，破除了我心中的迷障，不但使我明白了：错的是我，对的是老伴儿，而且还让我明白了其中所蕴含的超常的理。

## 一、学法升华后的认识

其一，我认识到：人心是修炼路上的最大障碍。

修炼路上没有偶然，我和老伴之间的是非恩怨，乃因缘所致。在无明的轮回中，我欠他的可能太多，自己根本无法还清！师父在为我承受的同时，利用它们，让我承受那么一点点痛苦，快点还清业债、尽快提高。我却长期沉迷于人中不醒、不悟、还痛苦的不行！究其原因，从常人层次面上看，是我太执著于自己的那个“常人理”；向内深找，是自己太看重常人中那个“讲理”的虚名，过于看重世人的评判，被“求名”的执著迷住了心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太重的人心，被外来因素钻了空子，引来了外来的干扰，差点把自己拉下去。

大法破迷，疑惑顿消，在明白的刹那，我眼中溢满了感恩的泪水，心中的那种敞亮与欣喜，至今难忘！

其二，我明白了什么是修炼。

修炼就是修自己，修去自己的各种执著、各种不好的人心；而不是修他人。我总指责老伴儿、总想改变他，是自认为比他强：“常人理”我从小就听的多，长大了，这方面的书又看的多；亲朋好友，谁碰到了矛盾、遇到了烦心事、也都愿意找我；我或三言两语、或引经据典，使他们心中的不快很快烟消云散。我长期的沉迷于其中，享受着欢喜，滋养着自傲，轻视着他人，继而发展到想改变他人、不尊重他人的地步。显示心、欢喜心没

被骗到洗脑班。

那天，我接到单位科长的一个电话，声音很急促，要我赶快到单位去，说是要召开紧急会议，要我无论在哪里都要尽快赶回来。我一听就知道其中有诈，九九年我就是被这样骗进洗脑班的。当时我正和丈夫一起在超市购物，他也说准是要害你们，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回家吧，我不去。

刚进家门我就听见手机铃声在急促的响着，接通电话，我听到的是和我同一工作单位的同修在用哭声劝参与迫害的书记，就听他说：“你把我送到那里去对你可不好。”我立刻明白同修上当了，他是在用这个办法给我报信。由于当时正念不足，就把东西收拾一下躲了起来。

此后的几天，邪恶指使不明真相的人到处找我，并给我家里人施加压力，并用劳教、开除公职相威胁。家人不修炼，招架不住邪恶的压力，在我回家取换洗衣服时都劝我配合他们，并说你们到那里写个保证不就没事了。看到他们的状态我很不好受，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明白真相也都是受益的，由于我的原因，使他们对大法失去信心，我又想起了我那些明白真相的同事，那些明白真相的亲友，如果我不去上班就要流离失所，常人就会对大法误解更深，那也不是师尊要的。如果因此造成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大法，那将给救度世人，给证实大法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我想，我必须堂堂正正的去上班，破除邪恶的迫害，我能堂堂正正的去上班就是在证实大法，只有堂堂正正的去上班，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我的路是师尊安排的，师尊说了算。我心意已定。我决定先去找我们系统另外两个为躲避洗脑迫害暂时没去上班的同修，和他们交流一下，彻底解体这次洗脑。就在这时，师尊的《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了，我热泪滚滚的读着师尊的讲法，感受着师尊洪大的慈悲，师尊讲：“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证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

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的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师尊的讲法更使我们增强了正念和决心。我和这两位同修约好转天就堂堂正正的去上班。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十分紧张，由于邪恶的骚扰，不断的给家里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找到我送去洗脑，他们已经承受很多，家里人都劝我去洗脑班，免得劳教、开除工职，丈夫还冷言冷语的说：“你师父不管你呀！”我坚定而又平静的告诉他，这回我就要让你看看我师父是怎么管着我的。

说去上班，但多年来形成的常人观念还在不断的冒出来。如，临出门的时候脑子里就在想，我得带上有电子书的手机，万一要是被关起来，好能学法（因同修在里边打电话给我报信，觉得兴许让带手机）这想法刚冒出来，我立刻意识到不对，赶快抑制它，排斥它，发正念解体它。驾车上班的途中，思想中又冒出来：“我到单位把车停在一个随时可以开车跑的地方，警察来了随时可跑。我又立刻又知道错了，排斥、清除它，这时那些常人的观念连同怕心就象疯了似的一个劲的在我脑子里翻腾，不但心里难受，浑身都感觉到非常难受，就感觉他们在身体里乱窜，妄想迫使我就范。我在心里坚定一念，我就听师尊的，谁说了也不算。同时告诉那些思想业、常人的观念和常人的执著：你们来多少我也不怕，我知道你们不是我，来多少我灭多少。就这样一路走着发着正念。当来到单位刚一进大门，所有的观念、怕心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体感觉无比的轻松，真是天清体透的感觉。我知道，师尊看我在这一层次中坚定了正念，把那些东西给拿掉了。

上班后见到我们科长，他叫我去书记那儿，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就给科长讲真相，他明白了，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只要他们不看到您，我不会去报告的。”就这样一天相安无

我俩表面上虽不再强势，但各自的常人心并未减弱。当时《九评共产党》已经问世，自己也感到时间紧迫、救人急；可和老伴儿间的隔阂，仿佛一座山挡在修炼路上，就是过不去。怎么内找，都是自己对，不知如何才能协调在一起，真苦啊！

有一次，我看到《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师尊的教诲：“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心立刻象开了一扇窗：对啊，大法能帮我！怎没重视学法呢！尤其是在学法的“时间”和“质量”上，自己太随意了，没严格要求，既没做到“经常”学，也没做到“用心”学。我萌发了和老伴儿一块儿学法的念头。没想这次和他一说，一拍即合，从没有过的顺当。我从心里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

我俩定好每天早三点半起床，炼完五套功法，发完六点正念，认真学一讲《转法轮》，晚上再学一讲。这样，每周能学完一遍《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或经文一至二篇。剩余时间自己安排。无论年节多忙，参加婚丧嫁娶多累，我们都严格按照计划行事，坚持至今，已近八年，光《转法轮》已学了三百余遍。其他大法书，平均三、四个月能通学一遍。师尊的近期讲法，更是反复多学。

师尊教诲：“学法不怠变在其中”[1]，在长期不懈的学法中，我真的在变、在提高，而且是在法理上的提高。

我终于明白了，在和老伴的矛盾中，是我错了，错在我一直在用常人理来评判一切、特别是评判老伴。而修炼人是不应该等同于常人的，是要按超常的宇宙正法理来行事的。“常人理”再好，也是三界内的东西，而我们是要跳出三界的；况且“三界与宇宙的一切是反的”[2]。如此看来，我今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表面看，是老伴带给自己的，其实都是我过去欺负他、伤害他时造下的业债；承受，就是在还业债。“欠债要还”，这是宇宙的正法理，而自己却一味的用常人理在和他争斗，这不等于

多少钱一斤？你整天抱着它不放，修炼了也不改，整天拿着‘不是’当理说，你还懂得尊重人吗！难怪小时候老爹专为你预备根棍子，怎没把你打明白！”他一愣，避开我话茬儿，立刻气呼呼反问：“你大名大姓的喊我，你尊重人？！”“我叫你一回名字，你就受不了了？！这么多年，你对我可一直‘哎哎’的，我的名字叫‘哎’？！不要欺人太甚！”

过去吵，是常人；现在吵，肯定不对。修炼人要忍，我也知道，可忍不住啊！非但如此，还“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往上翻：被蚊香烧坏的桌子啊；帮犹太作证，使自己遭重判啊；自己大难不死、获救后，他扔出的那些冰冷、伤人的无情话啊；为了修炼，不让他看电视，他还不知好歹的耿耿于怀啊；……翻不完的旧账，理不清的新怨，统统和他的“陋习”挂钩。我吃不下，睡不好，气没少生，泪没少流。我也急啊！心想：“我俩毕竟一起修炼，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十天半月谁也不理谁”。我告诉他发正念倒掌了，他说：“你还那样呢！”提醒他学法不能困，他说：“谁困了？你才困了呢！”告诉他读大法书要有句感，要读出轻重音。他发狠的说：“我就这样！就这样！别管我！”我指责他“不讲理”，他气狠狠的说：“我就不讲理！就不讲理！”

说到这份儿上，和他可真是无理可讲了。自己一辈子奉行“没理的话不说，没理的事不做”，行为处世一直以此自律，也赢得周围人的普遍认可、敬重。怎么到老伴这儿，就行不通了呢？过去的几十年暂且不论，都修炼了，他怎么还不讲理？！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怪他缺规少矩没家教，也暗自抱怨自己命苦，我从此尽量避免和他正面发生冲突。

迫害初期，他曾遭恶警绑架。我知他心中有阴影，也不强求他，就独自去接送大法资料、独自去发、独自去讲、并买来机器独自印传单。为了安全，我什么也不敢告诉他，也不愿告诉他；他也不问。我常想：各修各的，倒也省心，何必自寻烦恼。

事，回到家里我丈夫问我：今天他们有人找你吗？”我说没有啊，他很惊讶说：真的没人找？我说真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让你看看我师父在怎么管着我的。就是这样的。他没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上班我没看见另一位同修，不知咋回事就到他们科里去找她，她的办公室正好和我们站长的办公室挨着，正好被站长撞见，站长一见我就说：你来了，赶快到书记那去。我想，我才不配合你呢。就说我很忙（我工作确实忙）就走了。但是，他不断的给我们科长打电话，并说这回不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去了，换一个高级宾馆，其实还是想把我送到洗脑班，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他不断的打电话使我们科长很为难，不想干坏事，又不想得罪他，我这时发现我的心有寻求常人保护的念头，同时又有怕见书记和站长被送进洗脑班的念头，还没有完全信师信法，否定迫害，必须要归正。于是，我就告诉科长，你别为难，你就说他的话你告诉我了，我不配合他。科长顾虑的说，那样好吗？我说没事。同时我和另两个同修决定去给站长讲真相，不能让她再参与迫害了。

我们来到站长办公室，讲真相的、发正念的同时进行，站长是个良知尚存的人，听完真相后表示，就让我们和参与迫害的见见面，她可用人格担保我们不被他们抓走，我们告诉她，邪党从来说话都不算数的，我们不配合。当我们第二次去讲真相时，单位书记来了，一见我们扭头就走，一会，局里参与迫害的人来了，我们一看互相使了个眼色站起来就走，我对他们说，你们聊吧，我们走了。他们说：“别走啊。”那个站在门口的局邪党办的人动了一下双臂想要上来对我们动手，我威严的看了他一眼，他马上就呆若木鸡一般的站那不动了，我们几人大方方的走出了站长办公室。后来，他们有些气急败坏了，扬言再不配合就在当天下午动用武警强制执行。我们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回到家



里丈夫也恶狠狠的让我配合他们，巨大的压力和恐惧涌上心头。我找到同修一起学师尊讲法，一起背《洪吟二》〈一念中〉：“坦坦荡荡正大穹 巨难伴我天地行 成就功德脑后事 正天正地正众生 真念洪愿金刚志 再造大洪一念中”。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当地同修一直是整体配合为我们发正念。我们坚定了正念，师尊为我们消除了邪恶，当在我们的心里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是师尊说了算时，真的把心放到底时，事情就发生了大的变化。这天，我象以往一样坦然开着车去上班。上午十点多，同修跑来兴奋的告诉我：洗脑班已经不存在了，站长说哪里也不去了。

我在内心感谢师尊，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

## 二、正念正行，做自己该做的

这件事使我体悟到，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不怕有常人的观念，只要能及时发现，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不断的排除，不被其带动，就一定能战胜它，走出常人，同化大法。

此时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心愿，我一直想用我的真实经历写一篇洪扬大法、讲清真相的文章，我想，凡是认识我的人一定会认真真的看完我的故事，即使那些平时被邪党文化障碍着的人也会看的，因为人们会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感兴趣。我感到我好像是原来曾发过这样的愿要做这件事情。以前，由于正念不足，一直没有写，现在，我决定把这件事完成了。于是，我就把自己在大法中如何受益，学法后的身心变化，在家庭中、社会上、单位里如何按大法要求做一个好人的故事写了出来，同时揭露了这些年中我遭受的无辜的迫害的经历，让世人明辨善恶是非得到救度。

有同修劝我先别写，正在敏感时期，又刚刚上班，万一……我心里牢记师尊的法，我把文章寄往明慧编辑部，发表后我又把它编辑成信件，让同修和我一起在本地散发，在帮助世人了解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您好！

同修好！

修炼中人人都会有难要过，有关要闯。我最难逾越的关，就是和丈夫间的怨缘。

做常人时，我俩就总是磕磕绊绊，没有三天好日子过。我烦他大事办不来，小事办不好，还开口闭口“我觉的”。这个“我觉的”仿佛成了他的口头禅和办事的依据。不管和他说什么，也不管事轻事重、事缓事急，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可有可无的面孔，好象我在对墙说。即使追着他讲，他还是十句听半句、把黑听成白，然后就按“我觉的”去“张冠李戴”的瞎办，十有八九搞的一团糟。过后无论麻烦多大，从不主动去补救；而且下次照旧行事，从不接受教训。

弄的我一听到这个“我觉的”，心上立刻象堵了块大石头。每次与他论理，他几乎都用同一句话狡辩：“我觉的你就是这样告诉的！”从不认错！我多气、多急、多累，他一概视而不见。我俩就这样别别扭扭的从青年、中年、走到老年。争吵不断，气闷抑郁，弄的百病缠身。真个苦海无边，何时是尽头！在这万般无奈、万念俱灰之时，我喜得大法。身体一天一个样，很快恢复了健康。无病的轻松、心境的愉悦，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我内心无比惊叹大法的超常、时时感恩师父的无限慈悲！

老伴和我同时走入修炼，我寄希望于他能在大法中改掉“陋习”。（现在明白了：带着如此强大的执著学大法，这是对大法的不敬。）但我很快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再度的失望，使自己重又跌入无奈的痛苦中，难以自拔。我迷茫着，蹉跎着……

一次，他又张口“我觉的……”没等他往下讲，我气恼的直呼其名：“某某某！你动不动就‘我觉的’，你这个‘我觉的’



我装点就行。我说要是在以前我是求之不得，但是我学大法了，得到的福多的不得了，还要占你们养家糊口的便宜，我良心不忍啊，我说你常念“法轮大法好”能得福报保平安，比你给我什么都高兴。我讲了自焚伪案并送资料，告诉他让更多的人看看，了解真相。他答应的爽快极了。多付几块钱，人们觉得是小事一桩，可是能借机讲真相多救人就太有意义、太值得了，这些有缘人的发酵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最近有三个摊位上的中年商人，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笑的开花似的。有一天我看其中一个摊位上放着DVD，他告诉我他在播放法轮功真相光盘。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们三人同时说是真的，不骗你。我一看正在播放二零一二年神韵晚会，他们说“是你们的人给的”。我从心里感谢同修做的好，也佩服眼前这三个明白真相的有缘人。为了鼓励他们继续做，我就常去买他们的东西照顾他们的生意，告诉他们注意安全。

师父让我看到这些使我悟到，常人都起来帮助大法弟子弘扬大法，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做的更好。旧势力要世人下地狱给共产邪灵做陪葬，大法弟子要助师正法救世人上天堂，这是难一些，但是只要多学法修好自己就不难。把“法轮大法好”传遍神州大地，是师父的心愿，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做好师父所要的，让师父欣慰是弟子的心愿。我会在助师正法的最后时期，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多救人。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感谢同修的无私奉献！

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李洪志师父著作：《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重视学法修心 解开怨缘**

相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曾听一个年轻人亲口对我说：“看完您的故事，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改变了。”参与迫害部门的人们看后对我丈夫说：“听说你媳妇写了一封信？”紧接着又说：“不见得有事啊，不一定是她自己写的。”在师尊的保护和加持下我平安无事。

通过这一切，我和同修们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师尊的慈悲，更加坚定了正念，更加信师信法，更坚定地做好三件事了，了解此事的常人也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 三、善的力量

以前我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把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在意识中总觉警察是参与迫害的，一看见他们就发正念（其实很多时候是恶念）。随着学法的深入，不断的去掉常人观念，我逐渐的认识到，警察和其他世人一样，也应该得到救度，而且，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他们是被旧势力安排才那样的，师尊讲过，他们是为了我们才受那样的屈辱，他们比一般人更可怜，我们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用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对待他们，他们就能得救。

由于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好几个警察闯进我妹妹（同修）家，要强行抄家并试图对妹妹加以迫害。我得到消息后，马上去了妹妹家。刚一进她家门，就听为首的警察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谁。我没理他的茬，只想着给他们讲真相，制止迫害的发生。只见妹妹所在的房间的门关着，警察们在厅里嚷着要她把门开开，并不时的扬言要调动警力，强行抄家，形势很紧张。我没有把警察们放到对立面，边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边给他们讲真相。就听一个警察说，你别给我们讲这个，我们听的多了。我不被带动继续给他们讲，并告诉他们警察应该是主持正义的，是保护人民的。当讲到活体摘取器官之事时，他们说，我们不相信，我就把我曾亲自做过的调查经过讲给他们，他们说，那我们也不相信。我想我就是要为正的负责，于是我说，你不相信，证

明你是善良的，你肯定做不出如此邪恶的事。此话一出口，就感觉我们所处的场整个都变了，变的祥和了。就听一个警察说，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的，是上边派我们来的，不然谁愿意干这事。为首的警察把我妹夫叫到一边，开始给他出主意，手指着客厅里的真相资料说，你就说是你捡的，我们好交差，你再让你媳妇跟我们走一趟，我保证没事，一会就把她送回来。你要是不放心，就开自己的车把她送过去，再把她带回来。说完，他们就都撤到了楼下。这时妹妹从里屋出来，她说她正念很强，在屋里一直发正念，不允许邪恶指使不明真相的警察犯罪。

开始时，妹妹想，不配合他们，为首的警察哀求我们说，别让我们太为难了，我们没法交差。我就和妹妹切磋，为了不使警察从常人的角度对大法弟子产生不理解，为了他们能得救，不在事情的表面怎么做，我们在哪里都是为了救人，无所谓是在派出所还是在哪儿。于是，我和家里人就开着自己的车陪着妹妹来去了派出所。妹妹在里边给警察讲真相，劝“三退”，我在外面发正念，过一会我们就平安的回到家。

#### 四、无条件的默默圆容同修

我地有几个老年同修到外地去交流，看到那里的农村同修经济条件很差，又想做安锅等讲清真相的项目，就对那里的同修说你们若用钱就到我们那里去拿。那里有一个老年同修是后得法的，对师尊关于资金方面的法理不太清晰，又有为大法做事的热心，就真的来到我们这儿来筹集资金，而且一要就是几十万。我一听，这不是集资吗？就赶快跑去制止。我见到那位老年同修时，他正在与同修们交流，他在那夸夸其谈、指手画脚的更令我反感，于是我就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谁知，他不但接受，反而大发脾气对我进行反击，并向我示威说：你看我把钱能不能拿走。周围的同修对我意见很大，也在指责我。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是他错了嘛，怎么都冲我来了？我见不能制止

相币花着，利用买日用品、蔬菜、水果的机会讲真相，使附近三个大菜市场的许多人都“三退”了。同时加强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使邪恶之徒恶不起来，干扰我救人的事几乎没有。有一天有个卖爆米花的人对我说：“人家都说这里有个大善人，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在找，是不是你呀？”我对她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大善人，为了她的安全，请您不要找了。您这爆米花我全要了，也不要您便宜卖，就原价给我，您也可以早点回家。”他很高兴，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讲藏字石，听的他都不想走了，最后他把他的家人和孩子都做了“三退”，我给了他真相资料，告诉他让他家人了解真相，“三退”必须本人真心愿意才有效，他说他的家人三退没问题，并连声道谢心满意足的消失在夜幕中。真的象师父说：“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2〕。

又是晚上路过市场，有个小伙在喊，韭菜便宜一元一斤。我答话说，别人卖二元一斤，你这么便宜，我买走了你俩口子生气咋办？菜都好着呢，你二元一斤给我就行。这俩口本来是要争吵，听我这么一说，他们反倒说现在怎么还有这样好的人呢。我说有，炼法轮功的人一个比一个好。然后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送资料，给孩子也退了，我让他们把资料给认识的人都看一看，他们很高兴。常人是重名利的，大法弟子不求名利一个心眼救人，就在这两小事上，人们就觉得你好而且还人传人，一传十，十传百，把你说成一朵花。其实这点小事对修炼人来说不算啥，可是能多救人就不是小事了。

有一次买豆角，我想答话讲真相，就说今天豆角涨价，我昨天一元五角买的。他说给你不涨价，我问为什么，他说这儿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好人的，能理解卖菜人的不易。这时有人要一元五角买，他坚决不卖，我一听把挑好的菜又倒出来，我说炼功人信仰真善忍要做好人，我挑过的别人来了不好买，你按今天的行情给

法，不让我学法炼功，故意把电视机声音开大干扰我，我关上门用棉花塞住耳朵，他气的不时推门、踢门，后来又来抢我的经书，我把宝书搂在怀里任其拳打脚踢。有一天又来抢书，我早有准备，为了吓唬他，我说要去跳楼，他吓坏了，从此再没抢过我的书了。我才不死呢！师父为救我替我承担了一切罪业，给了我新生，是让我修炼返本归真的，我要死了，那是对师父的大不敬啊！但我是大法徒，要做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不给大法抹黑，保护好大法书，不让常人对大法犯罪，这都是我的责任。

作为大法弟子，证实师父与大法的清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安排好时间，趁丈夫上班、睡觉时，抓紧写真相传单并复写三至六份，再到各个邮局去发。时间长了，引起辖区公安注意。警察没有直接找我，安排丈夫白天晚上盯着我。一次被丈夫发现，气的盯我瞪我，还时不时的打骂，恶警看他听话就吓唬他，我就要把大法资料保存好，照样天天手写，天天坚持，有时回家看老人，他走的快，我就在后面见机行事，给遇到的人讲真相，他回头看看我，意思是让我快走，我不管他照旧讲，他气的快快的走了，正好我可以多讲几个人了，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随着不断的静心学法，层次的提高，我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发挥一下自己的口才。其实我的口才也是师父给我的，只要有这个救人的愿望，师父就铺路搭桥。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师父让弟子们讲真相“三退”保平安，我就从早期曾经给他们洪法过的这些人入手劝退，每天不管救多救少从不间断。同修送来资料，不管多少我都舍不得随便发，都面对面讲真相后再配资料以使其家人得救。这样能起到发酵的作用。

这么多年每天带上真相资料讲，润物细无声的做着，同时真

这场错误行为就搬来了救兵。同修来了，和那位老年同修谈得非常融洽，使那位老年同修打消了集资的念头，两个人还交流了自己证实法做三件事的体会。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反观自己，表面上我好象为法着想，其实隐藏了坚持自己、证实自我的人心。师尊讲：“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結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1〕

一年以后的一天，同修和我说有个外地同修来交流的挺好的，尤其是在过病业关的问题上，想把他介绍给农村老家的同修，叫我开车送过去。我去一看，这不是来集资的那个人吗？但是，我马上告诉自己，别拿个人观念衡量别人，都在大法中修，同修一定是进步很大。这位老年同修没认出我来。在与大家交流时，我也从我的角度发现了他对法认识不足的一面，我记住了师尊的话“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1〕。在交流时我就加强他正念足的地方，对法认识不足的地方我就谈出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不去指责他哪一点不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主要是我没有了那种强调自己对的人心。当时场上气氛非常祥和。回来后，我有事去找同修，又遇上了那位老年同修，与他交流了一会，他觉得很好，就问旁边的一位同修，这是谁啊？同修说这不是谁谁吗？他猛然想起来了，对呀，我怎么把她忘了呢！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感动的说，你看，我上次都没认出你来，咱俩上次那么大的冲突，在法会上你还那么帮我。我

说，都是为了大法，哪能把个人的东西放到里边去呢？老年同修诚恳的说：你的变化太大了，我回去也一定好好实修！

我当时也很感动，我想真要感谢师尊！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环境，同修们的提高起到了共同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我一定加倍努力，请师尊放心。

感谢师尊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通过交流，回忆修炼中的点点滴滴，使我更增强了精进的意志。

谢谢！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

文 / 黑龙江大庆大法弟子

师父好！

同修们好！

提笔自觉惭愧。网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已经举办八届了，自己却以修得不好、也不会写文章等借口从来没有参加过。当第九届法会征稿通知发表后，通过同修交流、鼓励，我才认识到写法会文章是对师父的感恩，不仅能促进心性提高，同时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因此无论自己的文章能否发表，这次我一定向师父汇报自己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批评指正。

我从小就性格内向，而且体弱多病。成家后身体越来越糟糕，患有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痛、颈椎骨质增生、风湿病以及气管炎等。钱没少花药没少吃，却都无济于事。整天迷迷糊糊的，三十多岁的人连家务活都干不了了。一想到自己象纸糊的一样什么都不能干，生活中又有诸多的不如意，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一个叫小唐的说，她炼功一个月一身病都好了。我羡慕的看着小唐白里透红慈祥和气的笑脸，心想：我要能象她那样多好。

很快功友安排我和许多人在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我竟是睡着觉听的，每次醒来都很不好意思，觉得脸发烧无地自容，我咋这样丢人现眼，可硬挺着不一会又低下头睡过去。三天后我身上的痛全消失了，靠吃利尿药度日的日子结束了，三十八号的鞋子换回原来的三十五号。啊！太神奇了，我得救了！我的苦难结束了！

很快，两个孩子走进炼功点，丈夫单位的七个同事来跟我学功，地上、床上站满了学功的人。这个倒霉透顶的我突然变成了令人羡慕和尊重的啦。一个没有文化的在给这帮老师们教功。我心里美滋滋的，身心舒服极了。洪传大法当然是我最愿意做的。我在心里千遍万遍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好！”我情不自禁的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把大法的神奇故事传遍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我骑车、走路生风，不断的背《论语》、《洪吟》，炼功抓的很紧非常精进。身上到处冒热气，七窍、五官、手指尖、脚趾尖都冒热气，连头发都被热气冲的竖起来。为了做好人，暴雨中原本要给女儿送伞改为给邻居送伞，觉得别人比女儿更需要。在狂风中逆风而行，伞打不住，在齐脚深的水中经受着风吹雨打却不觉冷反而象在温暖的淋浴中。雨后天晴，身上的湿衣服很快被全身散发的热气烤干。

九九年“七·二零”后，中共恶党铺天盖地的栽赃诬陷恩师和大法，我的心如刀绞。为了不受谎言毒害，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法。失去往日同修们一起学法炼功的环境，我的心在滴血。这么好的功法，千载难遇，万载难逢，自己才得法一年多，大法就遭中共恶党疯狂迫害。

丈夫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党员，深受邪党历次运动的整治，丈夫吓的功也不敢炼了，担心恶党整我，提心吊胆的阻挡我洪

那时善良的哥哥才二十岁就被“文化大革命”卷入砸庙毁神的行列，无知的被无神论操纵。在娶妻生子后得了绝症，受折磨二年多，人财两空，妻离子散，好不凄惨。后来我得了肾病综合症、肺结核、多发子宫肌瘤等，专家告诫必须切除肌瘤以防癌变后患。无奈冒险去除瘤，心想挨一刀少一个病，谁知又碰上受恶党文化教育下的白衣狼的摧残。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先走的医生来了，缝合的伤口又被拉开了。内行说纱布见血且和脏腑一个颜色，找纱布比取瘤子时间更长更痛苦。纱布找出来，却又将子宫和膀胱缝在了一起，肠线脱落时，满肚子漏尿，感染是必然结果，痛的我死去活来。插导尿管二十五天之久，那种掉了插、插了掉，又造成整个泌尿系统感染。尿袋里漂浮着的全是脓和血。睡不着，吃不下还恶心的要吐，双肾区痛的要死，早已钙化的肺结核又开始复发，发烧作痛。头疼头昏、脖子发硬，引申到脊椎骨发硬，眼睛凹进去的疼，脸色铁青，睁眼睛都吃力，生命在绝望中煎熬……。医院三天两头催款，丈夫上班还要给上学的两个孩子做饭，又急又气又恨又不敢得罪医院，到三十五天时，医院还是硬逼着出院，等于让我回家等死。

可是我不想死，年迈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儿女都需要我。我曾梦想去西藏求佛，去深山老林里拜高功师父，只要能好病就行。梦想成泡影，可我心不死，还盼出奇迹，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也要抓住。

九七年九月大法在熟人中已经传开了，但他们不敢告诉我，怕我死了给大法抹黑。十日那天在楼梯拐角突然相遇，她忍不下心看我可怜的惨状，脱口说出她们正在炼真正的好功法。她的心脏病炼功十天好了，让我也去试试吧。我迫不及待的艰难的到了炼功点。功友们热情的围着我，指点我，给我讲功法，让我请大法书，我满口答应。他们收留我，没嫌弃我脱相的模样，又指着

呢。当心灵脆弱到极点时，我便为家人着想买一份人寿保险以防不测。

### 得法坚信法

九八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同事引导下喜得大法了。炼功一个多月后，我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无病一身轻，性格也变得开朗了，我被大法的神奇震撼了。通过看书学法我认识到：只要真心修炼一切都由师父管。怎么还用常人保险，他们保得了吗？况且每个参加保险的人无非想在日后多占点便宜多捞点钱。然而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人不执著于钱财，一切顺其自然。想到这些我决心什么都听师父的，并于当年退出了保险，因此损失了五千元。这令未修炼的丈夫很不理解。因为当时的五千元对我们工薪阶层来说就是全年的积蓄。而当我选择了相信师父的时候，身体方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修炼初期，双盘对我来说很困难：单盘，腿都翘老高，六个月才能放平，才能坚持四十分钟。第一次双盘，腿拿上来只坚持了几秒钟就立即拿下去了。当时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整个身体象爆炸了一样的痛，而且每次炼功都是一分一秒的往前“熬”。而此刻我真正放下这颗利益之心的时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双盘就达到三十分钟了。这使我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我从此开始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了。有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这样一段教诲：“我们把常人社会的形势改变一下，大气候反过来的形势下，看谁还说大法好，看谁的心态在变化，这一下子不就表现的淋漓尽致了吗？”〔2〕当时我就想：无论谁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大法的正信，好就是好，那是我亲身的感受，我要做到真！就这样坚定的一念，伴随我一直跟着师尊走到了今天。

零一年，正是邪恶迫害大法最猖狂的时期。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我和同修们在我家大量制作真相条幅、刻电子印章。做条

幅的时候把屋里地面染的红一片、黄一片的。刻印章时需要把半成品用壁纸刀切割成需要的尺寸，然后做成真相印章。切割时同修把我家地面上的地格划出一条条的长口子，这些我从不放在心上，只是一心想着要让人知道真相。做完后，我把成品分给当地同修和外地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一天晚上我与三个同修一起到一个立交桥上挂条幅。桥上被灯光照的通明，车辆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同修们有些怕。我想：我们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怕什么？我便挂上了第一个条幅。同修们看我挂上了，就分头把带来的条幅都挂上了。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的回了家。那段时间我发现：每经历一件看似很难的事情，都会加深我信师父信法的成度。不知不觉中，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强大的“信师信法”的正念。

### 师父给我打了“一百分”

零一年十月的一天，我去同修家，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我在那里反迫害，绝食绝水一百三十多天。其间曾被恶警指使一群群犯人野蛮灌食，折磨得口鼻流血。原本五十五公斤的体重降到三十五公斤，但我仍然很精神，这令那里的警察及在押人员都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一个驻看守所的省公安处处长对我说：“你破纪录了”。我知道这奇迹来自于我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是大法在我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超常。

由于坚决不放弃修炼，我又被当地邪党人员非法判刑三年，于零二年八月被非法关押到省女子监狱。先关到集训队。接着监狱对六十多名大法弟子分头进行“转化”。我被推给一监区那个很邪恶的大队长。她一见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肯“报告词”（里面的犯人一见恶警必须说：“报告，我是犯人某某”）？我说：

“我不是犯人。”一听我这么说，她命令我蹲下，我不蹲，她便伙同犯人与恶警等四、五个人一起上来摁我，我就坐在地上，她用手铐把我铐在暖气管子上。一看我坐着，她又把我铐在门的拉

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修炼后所散发出的慈善之心，更是大法的威力所在啊！

回顾近十四年我们一家的修炼历程，用尽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我们全家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之心。我们深知，内心的感恩只有化成精進的脚步，做好三件事，兑现我们的史前誓愿，圆满随师还。

最后，我们全家真心的、诚恳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人，用真心去拥抱这宇宙中最伟大的法轮佛法！

所写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位置〉

（2）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 把“法轮大法好”传给世人

文 / 陕西宝鸡大法弟子

九六年九月我在一家妇科权威医院做子宫多发性肌瘤切除手术。由于是半麻醉，我从一只不亮的无影灯罩上看到医生和医护人员边做手术，边谈笑风生，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无奈、无助、担心极了，做着手术聊着天，不是拿人命当儿戏吗！熬到瘤子取出来了，还拿给我看，到伤口缝合时我才松了口气，突然听到有人说：“少一块纱布！”我在紧张、恐惧、无助的痛苦中长叹一声。急促的脚步声、电话叫人声……绝望中的我知道灾难又一次降临了。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谁能告诉我？

回想起从小生一身疮，无钱治也治不好，十二岁前每次发病时涂一身淤泥止痒。一般都是在春天发病，北方的春季还很冷，冻的我浑身发抖，只好让太阳晒干。十五岁那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才五十二岁的父亲就被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夺走了生命。

我是真心的为他们着想，是个有肚量、乐观、大善之人。

在赢得了同事和一些股民的信任后，我再寻找切入点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广东的冬天气温在六、七度左右，但我还是穿着半截袖衬衫工作（自己并不觉冷，浑身有温水流动的感觉），同事都很吃惊，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修炼了一门非常非常好的功法，是一门性命双修的佛家功法，身体才会这么好。他们都很好奇的问是什么功法？我就真诚的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就此话题给他们讲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法轮大法的直接受益者，我才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的迫害是极其错误的。他们大多数人都能认同我讲的大法真相。其中有一个同事和一个股民想更深入的了解大法，我就打印了两本《转法轮》送给他们。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我在某大专院校任教六年，担任了专业课程教师。那时，我就想一定要救这些孩子们。我经常利用课上和课下的时间去做，课上做个优秀专业老师，对学生认真负责，把本专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我经常在课堂上拿出一点时间来讲传统文化和神传文化的小故事，关心学生，为学生排忧解难，做学生人生启迪的引导者。

逐渐的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后，到一学期的后半段，我就开始利用上课的休息时间给学生放真相光盘（揭露“天安门自焚”的录像片“伪火”），有时也利用学生答疑和实习课的间歇时间，给学生讲法轮大法真相，劝“三退”。最好时有一个班四十多人全都做了“三退”，还有三个班都大半人数“三退”了。大多数班级也能做到十余人退出。

就这样每学期教一拨学生，这一拨学生中就都知道了大法的真相，就会有一部份学生退出了邪党、团、队。更可喜的是明白真相的学生还把自己家人也劝退了。很多学生都说：“从小到大学习了十多年，没碰到过象您这么好的老师，比自己的父母都关心我们，老师，您太好了！我们实在是太荣幸了啊！”其实是他

手上，好让我站着。然后她说：“到这里来就得服从这里的管理，你们法轮功必须写四书。”我一直不理睬。这期间时常有警察过来，手里拎着手铐问她：你这边怎么样了？她说“不行”，那意思我还没屈服。随后她对我说：“我告诉你今天是我的班，明天是某某（男恶警）的班，他就不是象我这样对待你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此时我恍然大悟：你就是在吓唬我呀！我想是慈悲的师父利用她的嘴点悟了我，也帮我去掉了怕心。而当我的心坚定下来的时候，邪恶也就退却了，此人出去吃午饭就没再回来。换了其他人来，说写个“三书”吧，一会又说写“不在这里宣传法轮功”就行了。我说我什么都不写。直到晚上十点多才把我送回集训队。回去后那里的犯人一下子围上来，问我警察让吃饭了吗？我说没有。犯人们就去给我找饭，其中有人给我拿来一根香肠、两个鸡蛋，叫我必须吃了。看着一根肠和两个蛋，我想这不是一百分吗？！原来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我深切体悟到师父时时都在弟子的身边啊。

在监狱遭受迫害的三年里，我带领同修抵制奴役迫害，更因为不配合邪恶的指令和要求，曾被恶警吊在门框上毒打致伤。但无论遭受多么邪恶的迫害，我从未动摇对大法的坚信和对师父的敬仰。当时法理不清还不懂得全盘否定迫害，因此认为哪怕脱去这张人皮都决不向邪恶屈服。最终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信念，走过了那段黑暗而漫长的凄苦岁月！

### 在精心培育小花中得到魔炼

从邪恶黑窝回来后，我便开始培植家里的一朵“小花”。当时的情况是，我所在片区资料点同修经常被干扰，经常受到当地恶警的恐吓和骚扰。做资料同修的丈夫不修炼，又因同修曾遭受过牢狱迫害，他担心同修的安危故而不让同修做资料。因此我们这一片儿很难得到师父的最新讲法、《明慧周刊》和大法真相资料，有时要到其它片区索要，一时间同修们都无奈的叹息着。



协调同修找到我，商量能否在我家栽植一朵“花”，以解决《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问题。我很想接管这一摊，只是顾虑丈夫是否会不同意。因为他得法晚，而且在我遭受牢狱迫害的几年里他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担心他会阻止我做资料。尽管有些顾虑，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而资料点在救众生中起到的又是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建立资料点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大法弟子当然要听师父的，那么承担起这样的重任自然是我们的使命了。我因此横下一念：建立家庭资料点！我发现当这一念坚定下来的时候，丈夫竟然连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

做资料的过程中并不顺利，我又遇到来自亲情的干扰。经过一段与家人心性的磨合，我从法理上更加清晰了：我这辈子就是为这个法来的，我就听师父的话，就按师父要求的做，谁也别想干扰我做助师正法的事！当我横下这一念的时候，再也没有这方面的干扰了。而且很多时候丈夫主动帮我做资料，主动打印盘面、刻光盘。好多时候他还独自出去发放真相光盘呢。

当时我用的是激光打印机。可我对这方面的技术一窍不通，一旦遇到技术问题，我立马难住了。有一次打印机坏了，我便找同修来帮忙。同修把机器来了个大拆卸，帮着换上了需要的零件。可是想要把机器安装回去的时候，却到了同修上班的时间。同修问我怎么办？我不假思索的让他先去上班。我说我来试着安装，让他下班后到我家按门铃问一声：如果我能安装上他就走，如果安装不上再请他帮忙。说完同修就走了。

同修走后，眼看着七零八落的零件，我连想都没想就动手安装起来。也不知道零件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想想自己能不能安装得上，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快点安装上，我不懂的地方师父会告诉我。一个又一个的零件拿在手里，只是下意识的尝试着，这个不行换那个，结果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机器安装好了。我接

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时常从内心里会感受到佛法的庄严与殊胜。自己以前通读法时对法有疑惑和不解的地方，在背法中不知不觉的都明白了；有时背法的某句话时，好象从来就没有读过的感觉；有时背熟的法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静下心来想时，就会发现那个地方恰恰是自己实修不足之处；有时生活中来了魔难或魔难来之前的一段时间，背熟的并与此魔难有关的法的部份就会从内心返出来，提醒自己用法来衡量去做；有时背法时身体象发生了核裂变似的，从身体深处开始发热发烫，瞬间向身体表面扩散，表面的寒冷感瞬间没有了；有时身体又象发生了大地震似的，波浪滚滚。

记的有一次自己遇到了一个劫难，在背法中突破了那段时间后，小腹处就开始发烫，很快感受到生命体的产生，欢快的在体内踢蹦蹦，用肉眼都看的很清楚。还有一次背“男女双修”那节时，自己丹田和小腹部位的皮肤被掀起一个一个的小包，妻子看到后说：“这不和我怀孕时孩子在肚子里踹动一样吗？”

背法不是目地，用法指导自己实修才是目地。二零零零年十月我所在的证券公司要派系统员到广东某证券部工作一段时间（原系统员突然辞职了），总部做过系统员的同事谁也不愿意去揽这份苦差事，不多挣一分钱、撇家舍业、责任又很大。领导急的团团转，当领导试探的问到还没做过系统员的我时，我毫无怨言、无条件的答应下来了。去了之后才意识到这份工作量比领导说的要大很多，一人干的是几乎三个人的工作，每天工作从早上七点到晚九点，白天连休息十分钟的时候都不多，几乎没有休息日。我首先熟悉业务，多方求教，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把业务熟悉起来了。再忙每天坚持学法、背法、炼功，从未间断。工作中发现最难的是对那些爱挑事的股民的业务咨询和前台业务员错单的处理。我都尽可能的用宽容、平和的心态去处理好。同事和一些股民开始不理解，怎么还会有这么好的人？慢慢的他们认识到了

内心生出一念，今晚必须写出来，明天就交上去。瞬间上述症状全部消失，全身顿时感到一身轻。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材料复印了几份递交给了几位主管领导，单位上层顿时象炸了锅一样。他们马上找来法律顾问等多人与我谈话，软硬兼施，强迫我放弃修炼。当时我的心一横，坦诚的告诉他们：“这是多么好的功法呀！政府做了一件无比愚蠢的事！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心！”看似一场疯狂迫害、乌云压顶之势，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承受了！人间的这一层的表现就是什么事也没有，最后主管领导给压下来，没有上报。

“七.二零”后我开始背《转法轮》。我家离单位比较远，平时上下班乘车要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来背法该多好啊。开始背法时，头象炸开了一样，痛的很厉害，不背就不痛。一周时间下来才背下第一节。记得刚背下来第一节时的那天中午，师父就让我体验了头顶功柱冲天、身体变的很大的真实感觉，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我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

我是采用背熟一节再往下背的办法，背的很慢，干扰很大，背了后面忘了前面，背了忘，忘了背。也曾无数次闪出放弃背下去的念头，但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背熟第一讲我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随着背法的深入，明显感觉到另外空间的干扰越来越少了，心也越来越静了。背熟第二讲，我用了三个月时间，第三讲用了一个半月，后面就越来越快了。我已经将整本《转法轮》熟背了下来，也不知背了多少遍了。很多小块时间都可以用来背法了，做饭、等车、走路等等。很多时候，甚至在公交车上，周围的喧嚣也干扰不了我背法了，身体犹如下了个罩，与外界隔开了；又好象定住一般，身体象个空壳，好象整个身心都在背法；身体象通了电那样，麻酥酥的，感觉头上有个大柱子；快不了慢不下来，法从内心深处向外流淌。那么玄妙和殊胜！实在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真是太奇妙了。

通电源试一下，一切正常！我感慨不已：想不到对打印机一窍不通的人安装的机器也好使！那一刻我真激动，深切感受到被大法师父呵护的弟子有多么幸福！

随着讲真相进程的不断推进，同修们发现彩色资料效果好。为此我又添置一台彩喷打印机。于是我又从头开始认识彩喷打印机。可以想象，当机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有多么的为难。我还不大会用呢，更不知道怎样维护机器，导致机器经常出现喷头堵塞的现象，有时候打出的资料颜色不正常，简直成了大花脸了。这时候就需要清洗喷头。可由于不会清洗，我常常把彩墨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弄得墙上乃至床单上都是，一双手更是“色彩斑斓”了，弄的我哭笑不得。有时候需要去外面买东西，或者去同修家，我不得不攥紧拳头，或是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不想让人看见我那双五颜六色的手，更不能让人知道我会弄成这个样子。

这些困难都没能吓倒我，我就是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坚信师父在呵护着每一个真修的弟子。因此无论看似再难的技术问题，我都相信最终能解决。结果真就象师父说的那样：“好坏出自人的一念”〔3〕，所有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在不经意间得到了最好的解决。

有一天同修买回一台彩喷打印机，需要把机器的废墨管引出来。同修不会弄，就把我找去了，可我也不会。我只听说过大法网站上有关于技术方面的教程，却从来没上过那个网站。但是我相信只要是助师正法的事，师父都会支持的，因此什么都难不倒我们。“何难能阻圣”〔4〕？我对此深信不疑。结果点击该网站，很顺利的找到了想要的技术教程。我逐字逐句的念给同修听，同修一步步的操作，拆开机器并找到了废墨管，把它引了出来。当时我连怎么拆卸彩喷打印机还都不知道呢，可就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就见证到了种种奇迹，这对我的确也是极大的

鼓舞！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我不仅增强了信师信法的决心，而且在技术上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对于一般的技术问题，我也能解决了。后来几个片区的同修先后购买了彩喷打印机，谁有什么小来小去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我都过去帮忙。偶尔提起突破技术难关的体会，同修们对我信师信法的诚心都很感动。

记的有一段时间，原资料点同修又想做资料，就买了彩喷打印机。可是机器经常出毛病，我自然经常往她家跑。可是同修的丈夫是常人，因为同修经常被警察骚扰，使得她丈夫很害怕，反对同修继续做资料。而我却从技术上支持她，因此同修的丈夫对我很抵触，居然当面叫我“坑人技师”。我虽然表面上对他笑呵呵的，嘴上也不说啥，心里却有些委屈，埋怨同修怎么不替我说一句话呢？事后我找到自己在这件事上反映出来的重名的心和怨恨心，就努力的清除它，也就不再埋怨同修了。我相信只要按照师父的教诲去做好，所遇到一切不好的人都会在大法的感召下被归正，就怕我们没有熔化钢铁的心。

### 坚信师父坚信法就没有危险

后来该同修被当地恶警绑架到省劳教所迫害。而她所在片区的同修认为该同修不修心性才导致被迫害，因此对营救不太热心。我不这样看问题。我觉得同修被迫害跟当地整体有关，跟周围每个同修都有关系。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做弟子的当然也不承认迫害。同修心性有漏可以在法中归正，那跟邪恶有什么关系呢？因此我觉得应该积极营救同修，而且应该直接到邪恶的黑窝里去营救。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能做到一点怕心都没有的到邪恶黑窝里要人呢？这时候更能体现出我们信师信法的成度了。我悟到：如果真能做到不打折扣的信师信法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危险了。于是我就和同修直接去劳教所要人。尽管第一次没能把

得法三天后就感到自己近二十年的胃溃疡、神经衰弱、腰肌劳损、慢性咽炎等病症全都消失了。走路轻飘飘的，从未有过的无病一身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第一次炼头前抱轮，感觉有东西从我的心脏开始，顺手臂向手移动，慢慢的移动，犹如钢针般刺痛，剧痛难忍，虽然只有几分钟时间，却感觉那么的漫长，终于从手指尖被法轮给打了出去（后来明白是头一天自己动念，要把家里供的其它佛像送走，接触佛像一瞬间，感觉有东西顺着手臂钻进身体里了）。炼冲灌时，感觉有万剑穿身，从里到外，身体没有一处不剧痛的，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上的附体，过去乱七八糟的气功练的太多了。

第一次盘坐就感觉到腿没有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要我多打坐。修炼两个月时，我悟到修炼大法不该再炒股了，但还是有些舍不得割肉抛出（当时是熊市）心里放不下，拖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自己终于下狠心抛出了股票，赔了很多钱，当时很多同事还嘲笑我（那时我就在证券公司工作，炒股还是比较专业的），心里感觉很苦。记得那天刚好又接到了从小把自己带大、最亲近的姐姐要离世了的电话，心口痛的很厉害，心在流泪，但自己不停的一遍又一遍的背《真修》，还是守住了心性，有了一种静下来的感觉。那天晚上打坐，两手心象开了大窟窿一样，寒气呼呼往外冒，全身象掉入冰窖一般，一直持续到结印为止，身体才慢慢暖和起来。从那天以后自己的修炼突破了一个很大的层次，打坐时不再是大汗淋漓了，两只脚也不再是黑紫色了，而是变成了鲜红的颜色。

“七.二零”迫害开始，自己生出了怕心，没有及时出来证实法。快到十月份了，单位领导要我表态，我想时机到了，决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崇高的信仰、全家身心受益巨大等写成书面材料时，身体出现浑身剧痛，肌肉痉挛等症状，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头脑是清醒的，这时我

好人。”在单位里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创收的钱由谁来管，当钱放到我的手里时，大家全都心平气和，放心了，也不吵了。一位同事感叹道：“没想到这年头炼法轮功的人成了最可靠的人，可笑的是另一面我们却在给人家处分。”在家庭里，面对全家老少，让他（她）们了解大法，最后认识到大法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修炼人能不能做到一个“舍”的过程。钱财上不争、房产上让、在一些需花钱的时候敢舍。做好了，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讲真相的深入，他（她）就都得救了。

生活在大染缸里，时刻想着师父的话：“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闪闪发光的，都在起着证实法的作用。”〔2〕我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做好，证实大法。做好时内心就会得到升华。得法后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述，那种心里的幸福满满的、纯纯的，不被世间烦恼所扰的感觉真好。

最近在与常人交往中，自己认为已经修去了的很多不好的心，如自尊心、名利心、嫉妒心等，又从新暴露出来了。太好了，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彻底的从根上修去它们。还有遇事愿意与丈夫、同修争高低，那一刻就忘了师父的法。真不能再糊涂了，再争、再一说就炸，真的就回不了家了。有时真得问一问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你是在真修吗？

由于邪恶的迫害，不安排我上课，与学生接触的很少，看到与自己的孩子一般大却不明真相的学生，内心里充满了愧疚。有的时候自己也很纠结，理智和怕心感到很难区分，过分的理智也可能就是怕心。我认为在邪恶的环境下修炼，难就难在如何理智和智慧的去讲真相、多救人。当然，要分清它们，只能是多学法。

#### 四、丈夫自己写的修炼心得

我是九八年七月得法的。得法后身心变化巨大。虽然十几年走的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但我信师信法的心越来越强。

人要回来，但了解到了同修在里面的具体情况。

我和一起来的同修说，应该由同修的家人出面配合营救效果才会好。然而同修说，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位同修的丈夫，同修的丈夫对此事很失望，认为人已经送进去了怎么可能救出来呢？而我却认为什么事都得从法上认识。我对同修说：“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只要我们做正了，师父就会帮我们。”此时同修也改变了最初的想法，认识到一切听师父安排，并求师父加持。结果我们刚走出劳教所大门，就接到被迫害同修丈夫的电话。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更加体会到师父所说的：“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5〕。

我们与同修的丈夫商量配合营救的事，并一起到邪恶黑窝里去要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终把同修营救回来了。同修的丈夫很受感动，此后再见我时都很热情，再也不叫我“坑人技师”了，而是诚恳的叫一声“技师来了”，并彻底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看法，从此参与到营救同修的工作中，并且每次参与营救时他都冲在我们的最前头。这些事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我深深的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只要严格要求自己，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将变成可能，这都是大法所展现的无比的威德。

其实对于信师信法的成度，我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框，只是一个平淡的“信”字，伴随一颗坚定的心。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修经常在超市讲真相，有讲的，有发正念的，效果真挺好。有一天我和同修又来到这个超市。我们几个刚刚散开准备分头去讲，这时我一回头看见对面冲过来一群人，一看那架势不是好来头，其中有一个认识我的警察看了我一眼，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群便衣警察。他们来这儿一定不是什么好事。紧接着那群人急匆匆的朝对面的同修走过去，而同修们并没有发觉。我想过去告诉同修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转身往楼下走。这时我感觉有人紧跟在我的身后，我用眼睛余光看到此人正是其中的一个

便衣，一直走到超市收银台才甩开了他。在我下楼的时候，认识我的那个警察直视着我。我心里也有一丝的波动，但最终还是让信师信法的正念占上风，自然的往楼下走。

我找到超市门口一个摆摊的外地同修，想让她暗示楼上的同修防范“便衣”，毕竟那些警察不认识她。同修答应去，并让我赶紧离开。我回家发了半小时正念，然后又去超市想看看同修们怎么样了。一到超市门口，那位外地同修说警察把几位同修围在里面还没走。她让我赶紧通知同修们整体发正念。可等我通知完之后，有同修建议我不要出去了，暂时先躲在她家避避风头。我们分析了一下，就今天的情况来看，那帮恶警可能早就有准备了，因为一同修刚走上二楼的楼口就被绑架了，想必是从监控器中看到我们就开始下手的。那么我们经常去那里的几位同修都会被监测到，我才想起来为什么那个认识我的警察直盯着我。这样看来我再回去的话的确很不安全。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同修被绑架，我怎么能躲起来、怎么能待得下去？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6〕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无论哪一个同修被迫害，都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于是立即设法打听那些同修的下落，并配合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稍后得知当天有四个同修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在同修们共同努力和同修家人的配合下，其中一同修当天就回来了。另外三个在第二天被绑架到省劳教所，其中一位同修正念闯出，另一位也在家人的帮助下脱离了魔窟。

后来单位领导跟我说警察去找他们了，说我跟谁谁串联，要对我如何，被我的领导挡回去了。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1〕我更坚信师父说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呀。坚信只要我们严格要求心性，真正按师父说的去做，师父真的会对我们一帮到底的！

回首十四年的修炼历程，和许多同修一样，我虽然因为遭受

着我得法后的救度，所以多在他（她）们身上下功夫，他（她）们是我讲真相的重点。同学聚会、老友相识、婚礼等各种场合，讲真相、劝三退、送神韵。

我原是一个不太善于交际、见人就躲的人，为了救人，必须有个改变。我把骑车变成步行，冬天多冷也不再戴口罩，逢人便讲，见人就聊。看到面熟的人我就与他（她）打招呼，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你与我对视，我会主动停下脚步与他（她）攀谈，因为我的身份是公开的，聊一聊自然就会引到法轮功上来，对方有时间就多讲，争取给他（她）做“三退”，时间少也要让他（她）知道一句“法轮大法好”，下次有机会碰到他（她）再讲。从道边讲到院办、从扫楼梯的人讲到老师、讲到院领导。谈话中让对方首先感到自己的善意、热情和他（她）及家人的关心，抓住谈话中的插入点（往往这时师父会帮忙），将话题引到法轮功上来。在与对方的交流中，你会听出不同的人在邪党的谎言下所障碍的地方，马上就针对对方的症结去讲。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深深的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常常是自己讲真相的愿望一出，师父就往你身边领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在升华，正念越来越强，对法也越来越坚定。

从前年开始面对面送神韵光盘。见到熟人，就会将自己亲自做好的神韵光盘送给他（她），告诉他（她）快看吧，这是世界上最好、最美的传统艺术。有一天一位知道真相的常人看完神韵后告诉我：“神韵怎么那么洋气，那么美，这色彩怎么不象是人间的颜色啊，看后我的身心都被净化了，太好了！”我又把今年的神韵送给了她，我知道，是师父借她的口在鼓励我。最近，我又在尝试着向陌生人送神韵。

我搬过几次家，我住在楼层的中间，扫楼梯的活没人愿意干，我就承包了，而且是从顶楼扫到底层，我的邻居说：“别人说的法轮功好坏我不知道，可我看到了身边炼法轮功的就是一个

睡不着觉的小小说：“放心睡吧，妈妈不会开门的。”就这样大约僵持了三个多小时，还惊动了我院的公安处、单位领导。最后在师父的呵护下，他们撤退了，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我院公安处人员和一位警察公然在课堂上将我绑架并送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洗脑班。面对院工作人员、领导、洗脑班里邪恶警察、邪悟了的学员，我严正的告诉他们：对大法弟子的绑架、非法拘禁都是违法的。善恶有报，你们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可是这些人被邪恶操纵着，根本听不进去。当时想到的是只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保住自己对法、对师父的正念和清白，我就采取了绝食绝水的方法去反迫害。记得当天晚上，我坐在那儿，与那些邪悟了的学员讲着真相，突然，一股热流从头顶上灌了下来，顿时感受到自己对法和师父的正念无比强大，内心里非常坚定，谁也动不了我！我热泪盈眶，告诉那些邪悟了的学员我当时的感受，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

在被迫害的五十天里，做的好时，师父鼓励我，梦中看到的是自己考上大学、研究生，自己在高高的学府里学习；做的不好时师父点化自己从高高的楼上要坐电梯下来。最后在家属的营救下脱离了黑窝。虽然自己对师父和大法始终坚信，但也留下了遗憾。回家后，通过学法和交流，我知道自己是中了旧势力所谓的考验才能合格的圈套，被绑架前在思想里一直有这样的念头：如果我被抓，我会怎么样……，而不是去否定它。也暴露出自己学法不深，带着根本的执着在修炼。

回家后仍被邪恶迫害，不准我上课。那好吧，你迫害我，我就利用你对我的迫害讲真相，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面对面的讲真相。我想修炼没有榜样，我必须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讲真相的方法。想想自己身边亲朋和同事相识的也有近千人，他（她）们是与我最有缘份的，这一世转生在我的周围，与我相识，是在等待

中共残酷的迫害而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然而我却从不向邪恶屈服，从来没对大法动摇过。从得法第一天起，我就觉得师父说的怎么那么对呢，也就发自内心的敬仰和信服。师父说啥我都信，根本就不打折扣。也正是从得法第一天起，无论经受怎样痛苦的消业过程，从来不曾担忧过；坚持晨炼，无论多么困倦和难受，从来不曾懈怠过。自从与大法结了缘，大法是我生命的全部，信师信法就是必然的。我向来不善于表达，但我深深的知道，任何一个学了大法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进步和提高，全都是大法给予的，全都是因为虔诚的信师信法才能拥有的。我深深的相信，只有那些信师信法不打折扣的大法弟子，才是全宇宙中最幸福的。

请让我以无比敬仰的心感谢我们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与苦度！同时向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合十！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大曝光〉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道中行〉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师徒恩〉
-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 全家人修大法 走在神的路上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修炼了近十四年的时间里，从十三年腥风血雨的迫害中走过来。在此把自己及家人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向师父



汇报，与同修交流。

## 一、全家得法

先生是个气功迷，从八五年就开始练各种气功，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而练，就是在到处找，挨个试。九七年回老家，看到婆婆开始炼法轮功了，他匆忙中一宿没睡，将《转法轮》看了一遍，告诉婆婆这个功法很好，你就坚持炼吧。可他却被自己练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控制着，没有修炼大法。不过读了一遍《转法轮》，打下了后来得法的基础。

他开始留意书店出售的法轮功书籍，并陆续把书请回家。九八年六月的一天，同院内的大法弟子去开法会，他与他们路上相遇，大法弟子约他一起前往。到了会场门口，凭票入场，他没有票，站在门外期待着谁能送他一张门票，半小时过去了，法会已经开始了，一位大法弟子看到他很虔诚的在等待，就送给了他一张票。入场后找到座位，静下心来听大法弟子的发言。从没听到过这么好的法会，他被大法弟子大善大忍、心性升华后身心巨变的故事感动了，从头哭到尾，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法轮功太好了。回家后他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七月一日是他的生日，我做了几个菜，他下班回来我说：你自己去买瓶酒吧！他笑了笑说：“从今天开始，我要修炼法轮功了，戒酒了。”次日清晨他去了炼功点，从此走入了正法修炼。

先生修炼法轮功后，我和我儿子小小也开始消业（当时不懂），小小起了满身的火疖子，带脓头，全身散发出来的是中药味。儿子患有严重胃炎、过敏性鼻炎、先天性缺钙，药不离身，流感一来，从未落下他。小小年纪吃了很多中西药，药吃多了吃不下饭，快六岁的孩子体重才三十四斤。而我后背的命门穴处一夜之间起了一个痈，有小碗口大。在九月一日凌晨的梦里，师父的法身带着我的元神穿越了三界，到了不同的空间，让我体验到了不同境界的真实感受。清清楚楚的梦境，醒来后不能入睡，我

九九年七月，乌云遮日，恶浪翻滚。说实话，内心里有过疑惑，受到过干扰，究其原因就是自己学法学的少，对大法的认识一直是感性居多，但理智和得法的一面又使自己很坚定。在这种心态下，自己也做过错事。在那令人窒息的时段里，我感到师父多次的在给我机会，让我面对邪恶迫害去做好，证实大法。

一次部里领导来电话，要找我谈话，我知道机会来了，这次我一定要做好。那时候师父的经文《见真性》、《位置》已发表，我是一路上背着师父的法去的：“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至一切常人的思想。”〔1〕到了部里，部长说：上面要求必须写出揭批的文字材料，才能合格。给了张纸和笔，我就开始写证实大法的内容，但写的很简单，部长一看说：“不合格，重写。”我一下就领悟到了，好吧，那我就放开写了。整整写了一大篇来证实法轮大法好。写完后心想随你们便了，愿怎么处理我认了，大不了我就回家不干了。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部长看了之后却说：“这回写的还不错，行了，合格了，回家吧。”当时我非常的意外，证实大法不但没被迫害，反而合格了。过后才知道，我走后部里三位领导拿着我写的材料去了一个小饭店，边吃边商量：“这材料一旦上交她不就完了吗？”最后决定锁到抽屉里，不上交了。就这样看似一场很邪恶的迫害，由于弟子的坚定，做的好，被师父给化解了。后来，这位部长一直保护我，直到他退休，他也得到了福报。

二零零一年秋天的一天，丈夫在张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时，被不明真相的常人举报，遭到邪恶的迫害，关进拘留所。次日晚上，当地的公安局开来两辆警车，连警察带社区干部欲闯入我家抄家。我当时反应非常快，当听到一群人格外沉重的上楼的脚步声时，马上将门反锁并熄灯。不管门外的砸门声和喊叫声如何，我的心一横，就是不开门。当时还不知道发正念，我告诉被吓得



离父母的监护下，也能走好修炼的路，在正法的后期，排除各种干扰，精進步别停，修好自己，随师尊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 三、我的修炼心得

我曾是一名运动员，虽在邪党的“无神论”谎言的教育下，但一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困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来人间走一遭？尽管体育运动曾使我在年轻时的身体素质很好，跑、跳等运动优势很明显，但面对疾病，却仍然显得很无力。年纪轻轻就患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风湿、经常性的感冒。孩子经常有病，使我从外观上看显得很憔悴，无精打采，看起来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大很多。也许是前世有约吧，这一世与丈夫外观上看似不太般配的婚姻，却种下了自己得法的机缘，乱世里能随丈夫一起得法修炼，真是万分幸运呀。

运动员的腿太硬，刚得法时，散盘都难，啥时能象其他同修一样双盘啊？每天晚上全家在一起打坐的时间，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刻，每天都是在那爷俩的鼓励声中、泪水涟涟的炼完一小时，由散盘到单盘再到双盘，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盘腿的痛苦面前，特别是在打坐的最后时刻，小同修的鼓励声，我们全家一起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一幕相互鼓励的场景永远留在了我们修炼的历程里。

炼功后我的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半年的时间，每次打坐时就从手心往外排凉气，天气很热时，打完坐也要用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嘴里还打着冷战。随着炼功时间的加长，以前的病症烟消云散了，身体里经常会感受到热流的流动、生命体的跳动。师父把我变成了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皮肤细嫩、白里透红。同事们都说：“变年轻了，这些年来从外观上看不出你的变化。”

兴奋的喊醒丈夫，给他讲我的“梦”。清晨我带着一种清新和喜悦的心情，毫不犹豫的去了炼功点，走进了大法的修炼。晚上下班回家复习五套功法的动作时，孩子也跟着学，并说：“妈妈，我也想炼。”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

### 二、大法小弟子（小小）的修炼心得

师父把小小的身体从里到外进行了调整，就象换了一个人。

我家是个学法小组。第一遍读《转法轮》，小小是在我的陪读下完成的，第二遍就开始自己读了，不认识的字问我。三遍后，第四遍就能跟上学法小组一起学了。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能读下来一整本书，速度几乎跟大人一样，这已经是一个奇事了。

在这期间小小经历了三次大的消业，高烧超过四十度。第一次我没坚持下来，带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二次高烧，我用酒精给他退热，当他知道酒精也是用药，知道自己两次消业都没过去时，气的哭了起来。第三次高烧更是神奇：白天一直在烧，可是时钟一过十二点，就看到小小的呼吸平静下来睡着了，摸摸孩子的头，额头是凉的，出了薄薄的一层汗，烧退了。时钟刚过早四点，就又开始烧，这种现象连续三天。虚弱的小小靠在我的怀里读法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告诉大人，他是在消业，不用上医院。

经历了这三次高烧，从此以后，小小再也不发烧了。看到小小的身体变化，幼儿园老师、数位邻居走进了大法修炼。

一年只增三斤体重的小小，得法第一年体重就增加了九斤。脸色也由黑变白，白里透红，变成了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师父将他的天目打开，小小经常把看到另外空间的事情告诉我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他自己一人在玩耍，但嘴里却嘟嘟囔囔的说着什么，还在纸上写着什么，问他在和谁玩？他说来了几个小孩在与他玩牌，他们都有名字，是坐着马车来的。问他从哪里来的？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从这里来的”。小小学法时专注的神情令我们很震惊，他学法时就象一种“定”的状态，捧起《转法轮》

就象与外界隔离了一样，外面谁说话都不会干扰到他。有一次将他连人带书一起抱起来换个地方学，他的视线都没有离开书。这一学就是十四年，无论是九九年“七.二零”的血雨腥风，无论在任何地方，不管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到时间了，就拿起《转法轮》：“妈妈，我要学法了”。可以说，是大法伴随着他成长，大法已经溶入了他的内心深处。

在九九年开始的迫害中，小小对法的坚定令我们大人都感到羞愧。他将“不许交大法书”几个字写在他练字的小黑板上举在手里站在门口，阻止我去交书。面对邪恶的迫害，刚学会写字的他拿起笔写诗，（非常遗憾，原文找不到了。）意思就是大法好，“真、善、忍”好，为什么要迫害？

在我被抓进洗脑班迫害的日子里，小小的姥姥获准去看我，问他有什么话要带给妈妈时，他说：“两个字，‘坚持’！”在零二年我被抓进洗脑班、他爸爸流离失所的那段日子里，院内的很多好心人关心小小，怕他无人管，去学校看他。令他们惊奇的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没爹没妈管的孩子。十岁的小小在姥姥的陪伴下每天快乐、健康的生活着，还常常安慰姥姥，给姥姥唱歌、说笑话，让姥姥快乐起来。

随着学法的深入和年龄的增长，“真、善、忍”的法理也溶入他的心里，他的心性在提高。来自小小的任课老师、同学和同学家长的赞扬声不断。小小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优异，“优秀学生”的称号从上小学一直带到高中。老师们都说：“没见过这么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开学第一天发新教材，一个同学说：“老师，我的书皮是坏的。”还没等老师说话，小小已经站起将自己的书与这位同学调换了。初三时课业很多，无论怎么忙，只要同学有问题问他，小小都会放下自己的作业去帮助同学，为此我们还特意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了一部电话分机，以便他随时接听同学的电话，回答同学的问题。

同学的家长告诉我们：“我们佩服小小的不只是他学习好，而是他愿意帮助同学的一颗善心。中考入考场前，他还在给我的孩子讲题。意外的是这道题还真考了。”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不愿为他人付出是通病，面临竞争激烈的各种考试，谁能愿意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去帮助别人呢？而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弟子就能做到无私、无求、善待他人。同学的一道题，不仅告诉他（她）一个解法，而且其它几种解法也给人家讲个明白。这些事小小回家从来不说，都是老师和同学的家长告诉我们的。

大法小弟子做的好，师父也送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当年的中考小小考了个全区第一名，全市第三名。大横幅就挂在学校门前，全院及周边的人都传遍了，一个炼法轮功家的孩子考了第一名！当然，我们没放过这个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那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是一件很自然和容易的事，也救了很多。

从小学到高中，因为我们一家修炼法轮功是公开的，周围人都知道，我们也很珍惜这个公开的身份。小小把同学带回家，我们就给他（她）们讲真相，做“三退”。小小的老师和同学家长都是当面讲真相。最可贵的是小小没有加入邪恶的共青团。大家知道，在大陆，读初中时全班都要入团。初一时的第一次团课，全班同学呼啦啦几乎全去了，只留下几个老师认为调皮捣蛋的学生和小小，小小还是班长，但同学和老师好象都不太在意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功。小小的姥姥和一些关心他的老师很着急，怕小小因为不入团，以后会有麻烦，劝他入了再声明退出。可小小坚定的回答让她们无语，小小说：“明知是毒药，还去喝吗？”在入团的问题上，小小的心很坚定，无任何干扰，也无任何人相劝。现在小小在邪恶的老巢里读大学。我们告诉他，你就象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一样，多发正念，学好法，理智和智慧的讲真相。

这段文章是我代小小写的，也希望借此文来激励小小，在远